

长篇小说

白永成 程曦 马广源 胡佳佳◎著

秦香莲

陈世美天生就是一个负心汉？
秦香莲是不是真苦命？
看完这本书，你将彻底颠覆对他们的理解！



太古遺書

秦香蓮

白永成 程曦 马广源 胡佳佳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香莲 / 白永成等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143-1099-3

I. ①秦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4111号

作 者 白永成等
责任编辑 张 晶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mm × 1000 mm 1/16
印 张 23
版 次 2013年1月第2版 2013年1月第2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1099-3
定 价 31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/ 002

襄正王夜辞都亭驿 均州城院正倍伤怀

第二章 / 022

香莲避险流落村陌 公主出游不慎遭劫

第三章 / 048

陈世美急筹彩头银 秦香莲忙定绣球亲

第四章 / 075

无情客代主择郎君 有情人设计除韩琪

第五章 / 101

才子洗冤终入书院 佳人相助福祸难断

第六章 / 129

深夜秦府终酿血案 白日法场忍辱认夫

第七章 / 152

三击掌父女成陌路 连环计婆婆逐孝媳

第八章 / 176

观音阁伉俪险离别 糊涂人一怒还玉镯

第九章 / 200

好儿媳郁郁辞家门 玉扳指隐隐慑人心

第十章 / 221

怀胎八月龙凤呈祥 登基十载真宗病危

第十一章 / 240

两份信物细辨真伪 一朝登基大开恩科

第十二章 / 253

十里长亭泪眼相看 百年难遇均州洪灾

第十三章 / 264

为生计香莲频卖唱 寻客栈世美终入套

第十四章 / 276

庞虎使诈试卷失踪 陈母染病深夜离家

第十五章 / 286

发榜日悲欢两重天 苦年月生死一念间

第十六章 / 296

洞房夜只见新人笑 到何处得闻旧人啼

第十七章 / 310

夫妻本是鸾凤和鸣 大难临头互不相认

第十八章 / 322

壮士报恩以命相抵 驸马无情香莲生恨

第十九章 / 334

为断案包拯寻人证 欲翻盘驸马频灭口

第二十章 / 346

证人全无包公难断案 尘埃落定民女自回乡

楔子

京城御街，是北宋最热闹的去处。

从朱雀门笔直往北，商铺鳞次栉比，品类繁多。财大气粗的，纵是多生十双巧手，也买不尽兴。囊中羞涩的，只要凭着一双慧眼，也能瞧得开心。

此间，不单有各色商铺，街头巷尾，种种傀儡杂剧、影戏说书，也在日夜上演人间悲喜。驻足者有老有少，或嬉笑，或怒骂，正是好不热闹。

可这人世间的热闹气象，越往北去，就愈发拘谨起来。到得大庆门外，人间烟火，更是戛然而止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肃杀，是冷漠，是青灰色的苍凉与寂静。

宫内宫外两重天。大庆门外，在高耸入云的砖瓦之下，总有人抬眼仰视，只道宫内就是天堂了罢？殊不知，身陷其中者，也在仰望同一堵高墙，只觉身在地狱。含情欲说宫中事，鹦鹉前头不敢言。宫中人，最常思量，却又最忌讳的，便是一个死字。在他们眼中，生老病死由天定，就是人间最大的幸福。

他们高高在上，他们坐拥一切，于是，他们也坐拥人间最大的悲哀。性命，不在自己手中，也不在老天手中，而在另一个人手中。是那双手，给了他们荣华富贵，也是那双手，会狰狞着掐住他们的颈项。那些金碧辉煌的，那些温润如玉的，那些遥不可及的，那些近在耳畔的，那些他们穷其一生盼得的美梦成真，从得到起，就开始失去。而一旦开始失去，一旦陷入梦魇，就算拼命睁开眼，也都醒不过来。

这一切，便是皇帝也无处遁形的，宫廷争斗。

第一章

襄正王夜辞都亭驿 均州城院正倍伤怀

公元九百七十六年，北宋开宝九年。

时值深秋。寒风萧瑟，万物凋零。

就在这天，宋太祖赵匡胤，竟突然龙驭宾天了。

太祖皇帝死得蹊跷，这谁都知道，可也无人胆敢提及。

赵匡胤死得快，赵光义当皇帝的动作更快。他龙袍加身，自登大宝，继而推翻次年改元的惯例，改国号太平兴国。

太平兴国，对于该走的人来说，不走，绝不会太平。说避嫌也好，说逃难也罢，是时候离开了。逃亡的人总是在深夜动身，打马的鞭子从景灵东宫、西宫、一路绵延到大相国寺，不绝于耳。

路人无动于衷，已上或将上车的人，却听之断魂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时代的丧钟。而其中感念最深者，毫无疑问，是一个叫赵灵的人。好像在刻意迎合他颠沛的心境，马车也愈奔愈急，一路向南，逃向那夜幕中网开一面的朱雀门。

那扇门，就像赵光义的双腿一般赤裸裸地敞开，那是一扇代表羞辱的门。赵灵瞥着车窗外仓皇出城的各府女眷、男仆，不由悲哀地想到，逃离，不仅是对旧日的背叛，也是对新皇，惶恐到不敢正视的臣服。

“世子，”车夫一面扬鞭，一面回身提醒着，“您还是把帘掩上吧，被人瞧见，怕是不好哇。”

赵灵缓缓，在那一刻，他几乎就要探出车外，永久留在这片他从未踏出过的围城。他知道，就在几个时辰之后，这热闹的街市又将苏醒。这里的浮华日复一日，毫无倦意，而这一切，从今夜起，将与他赵灵再无干系。

过了都亭驿，离城门已是不远，赵灵一松手，帘子便掩上了。大相国寺的影子，像巨兽般打落在车窗上，汴河的水声，催命一般哗啦啦直响。京师已成是非之地，离开，是唯一的选择。赵灵默不作声地团坐在车内，轻轻抚着手中一枚翠绿的扳指，

缓缓的，像在抚摸自己未及的命运。没人知道，他到底在想着什么，更没人知道，他本该得到什么，知道的那个人，已然死了。

太祖给他指明了光耀的未来，然而，他并无野心。他心里清楚，适才这一眼，是京师留给他的最后的盛景。那属于他的京师，属于他的黄金时代，已顺着汴河的水声，摧枯拉朽，一去不返。

是年，赵灵分封襄阳，号襄正王。襄阳，均州，这从来就只在书简中出现过的陌生地名，让他与皇族形同陌路，亦成为他的归宿。

他早已想到过这一切，韬光养晦，本就是他的人生坐标。然而，他未曾料到的是，多年之后，事情还是出了岔子。血雨腥风，终将笼罩均州腹地，襄阳古城。而那些本来无辜的鲜活生命，也将牵连其中，一生不能自拔。

若他甫一出京师，便将手中扳指碾毁，这一切，也许还会发生，但就与他再无牵连。而他，以及更多的人，也不会再因此，凭空丢了性命。

三十年后，真宗年间。

赵灵自陈院正的府上出来，默不作声地钻入自己的马车。那姿势一如三十年前般，不露锋芒，却又不怒自威，只是形态间，已现苍老。

“下官恭送王爷。”陈恂一脸严肃，拜伏在坐驾一侧。

赵灵微微颌首，闭目不应。

翰轩书院，向来就有皇家书院的美誉。院正陈恂在朝中门生无数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始终只求报国、不作他想。正因如此，年老的赵灵今日才会选择他，一同商议一件事关大宋朝命运的大事。

如今事情有了眉目，驶在均州城拥挤的街市巷陌，赵灵不由微微撩开车帘。恍惚间，似回到了三十年前的京城一般，连自己胸前的咯血都已忘怀。

均州北通京师，南遮湖广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经年发展，已现出一幅蓬勃发展的大城气象。今日又正值上元节，街市间，贩卖各种点心、炮仗、年画、灯笼的小贩云集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一路行人都喜气洋洋。当中，唯有一家三口却是苦锁愁眉。这当家的，唤作秦孝儒，乃是翰轩书院的一名寻常教习，也就是教书先生。秦夫人，也算是大家闺秀出身，两人膝下唯有一女，取名秦香莲，不过五六岁的年纪。

年前，秦孝儒干了件丑事。他迫于均州太守的淫威，在考场上做了点手脚，不料被陈恂当场发现，如今正面对着要被扫地出门的窘境。这一家三口，今日正是想去给院正拜年，说说好话儿的。

“夫人，我心中好生忐忑，好生不安哪。”秦孝儒沉吟半晌，只憋出一句话。

秦夫人道：“要怪，也只能怪你自己。但若你能本着良心，不怕那庞太守……”

秦孝儒看向夫人，一脸无奈。

秦夫人道：“罢了，今日过节，不说丧气话。你我高兴点，笑盈盈地给院正登门送礼，总不至于把咱们轰出去吧。”

秦孝儒叹息着摇头，夫妇俩商量着添些年货送与那陈恂。

小香莲生得眉清目秀，乖巧可人，只是年纪尚幼，浑然不知爹娘在担忧什么。她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转来转去，突然间亮亮的便定住了。原来一列娶亲的队伍，迎着一家人就吵吵嚷嚷地晃了过来。那新娘子的大红喜轿，红得刺眼。

“娘，新娘子！”香莲兴高采烈。

秦孝儒夫妇在一旁选购年货，没注意香莲已钻过人群，凑近了喜轿。香莲小心翼翼地撩开轿帘，一心想看看新娘子的模样。

那新娘子披着红盖头，自香莲的视角，却可看见此人明显的胡须和耸动的喉结。香莲惊得呀的一声，往后退去。

“新娘子”察觉有异，猛地看向香莲，香莲更是惊恐。只见两个锣鼓手凑近喜轿听着什么，继而朝香莲的方向慢慢走来。

香莲尖叫一声，慌不择路，跑进一条小巷。两个锣鼓手使劲挤过人群，向前追去。

正在择年货的秦母似听到女儿的叫喊声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四下找着，“小莲，莲儿，你在哪儿……老爷，莲儿呢？”夫人已是惊慌失措。

“你别慌，站在这儿等她，我四下找找，别动啊！”说罢，秦孝儒便跑开了。

与此同时，陈府中，陈恂的独子景龙也不见了去向。适才赵灵辞别之时，倒还见过他，现下又不知去了哪儿，一群丫鬟四下寻着这顽皮的小公子。

景龙自假山后露出头，捂嘴偷笑，从两个丫鬟身后溜到了靠墙一侧。

此时，被锣鼓手追赶的香莲看见不远处的墙底开了个狗洞，忙不迭地凑了过去。另一侧，景龙也总算扒开狗洞，一头钻进。两个孩子的额头，砰的一声撞在一块儿，眼前金星乱转。香莲和景龙均是又惊又疼，正想大叫，却都被对方捂住了嘴巴。

景龙呜咽着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竟敢钻本少爷的洞……还撞本少爷的头！”

“外面，有坏人……对不起。”香莲声音哆嗦着，仍是不忘道歉。

两边追人、找人的锣鼓手和丫鬟找不到人就又去别处寻找，看众人走远，景龙便闪开身子，拽了香莲出来。

秦香莲见状忙掏出小手绢道：“对不起，你身上都被弄脏了。”

景龙胡乱拍着：“没事，能出来就行，总比待在家里好……走，我们去玩儿！”

香莲跟着景龙走：“玩什么？刚才我看到新娘子，可那个新娘子好像——”

景龙一听来了精神：“好好好！就玩新娘子，你当我新娘子吧！你叫什么？”

香莲惊魂未定：“我叫小莲，可小莲才不要当新娘子，我怕新娘子……你为什么非要出来？”

两个孩子一路走，一路通了姓名，又说起自己的境况。此时，香莲方才想起自己跟爹娘走散了，不由大哭了起来。不料，这一哭却将尚在四下徘徊的两个锣鼓手引了过来。景龙竟一时惊呆了，香莲忙拽着他狂奔。他们来到一条卖年货的大街，见赵灵的坐驾刚刚驶过。两人互相拉扯着往前跑去，却见那支娶亲的队伍迎了过来。香莲一惊，忙拉着景龙往回跑，惊慌间回头，却见娶亲的队伍已亮出刀刃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侧货摊的“商人们”也纷纷走出摊位，拔出刀剑，迎上前来。

侍卫长一见情形不对，作势让坐驾在酒肆旁停下。

“好大的胆子，你们可知道，这是王爷的坐驾！”

那“新娘子”幽幽说道：“拦的就是王爷。”

话未落地，便见一支利箭直直射向了侍卫长。侍卫长一剑挡开，两派人马顿时在大街上厮杀开来。襄正王惊讶间，见两个孩子慌张地在浴血的大街跑过，伸手将景龙拽进了轿子。襄正王另一手想拉住香莲，香莲却一惊，跌到酒缸之后。

一支利箭霎时射入轿中，襄正王忙拼命按住景龙。景龙吓坏了，一抬头，只见箭枝已没入襄正王右肩。襄正王忍着疼痛，焦虑地看看轿外，又看向景龙，方反应过来：“陈院正之子？”

景龙愣愣地点了点头：“您怎么了？”

襄正王不搭腔，攥紧手中的扳指，犹豫着，不知是否该将如此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一个孩童。但眼看轿外的情形，侍卫寡不敌众，终会败落，也只能就此一搏了。

他下定决心，取下扳指，放入景龙的手心，声音不急不缓，却也不容驳斥：“把它收好，别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爹，否则，必有灭门之祸。待你长大，得了功名，定要带它面见圣上，记住没有？”

景龙愣愣地点了点头。

轿外厮杀声四起，襄正王冒死护着陈景龙出了轿子，把他放入酒缸之中藏身。

香莲忙不迭地扑了过来：“景龙哥哥！”

襄正王把秦香莲也藏好，盖上酒缸的盖子，返身回了轿中，闭上双眼，静静等待着那最后一刻的来临。

两个孩子面对面躲在酒缸中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是怕得不行。

香莲声音低低的：“景龙哥哥，我们会死吗？”

景龙护着香莲：“放心，有我在！我会保护你的。”

很快，众侍卫伤亡殆尽，几柄利剑同时刺入轿中。

“新娘子”慢悠悠地踱了过来：“搜！”

杀手们上前搜襄正王的身，却未发现他们此行要寻找的东西。

“新娘子”沉默半晌，道：“许是不在身上了……全部抬走！”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景龙先醒过来，接着，香莲也抬起了头。两人合力掀开酒缸盖，只见街道一片平静。天色将晚，街上，有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空气中一点腥气也无。两个孩子对视半晌，竟是一句对话都没有，他们实在无法理解，也不知适才的一切是梦，是真。

秦孝儒仍在寻找女儿，声音都沙哑了，此时，终于在酒肆旁看到了香莲的身影。

“小莲！”

香莲和景龙互相搀扶着来到近前，香莲激动地跑向秦孝儒，哭了起来。

秦孝儒一把抱起香莲：“莲儿，莲儿，你去哪儿了，都快把爹娘急死了！”

香莲呜咽着道：“爹爹，他是景龙哥哥，刚才，刚才……”

秦孝儒闻言一喜：“景龙？哎呀，太巧了……景龙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，你爹在家吗？我们正要去你家拜年呢！”

景龙纳闷儿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香莲忙说：“他是我爹爹，爹爹，我跟你……”

秦孝儒说：“我是翰轩书院的教习，去过你家几次呢。小莲，走，去寻你娘。”

他们很快找到秦夫人，一起来到陈府门前。秦孝儒正着衣冠，秦母心疼地抱着香莲，一只手给她整理着衣服。

门开了，一个仆人打扮的人打开门，看到景龙，惊讶道：“少爷！你去哪儿了？”

陈景龙自顾自就钻进门去，浑不理睬。

仆人道：“哎……哟，这不是秦夫子嘛，快请进！”

砰的一声，秦孝儒带来的礼品，被陈恂尽数摔在了地上。

“无耻之徒，还敢来登我的门？你给我滚！从今天起，我翰轩书院没有你这个人了！”陈恂竟是气到不行。

秦孝儒跪倒在地，又往前爬了几步道：“院正，陈院正，我求求你，你千万不要将我逐出翰轩书院，孝儒知错了，求院正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”

秦夫人也立即拉着香莲跪下：“陈院正，我家老爷一时糊涂，求您高抬贵手放

他一马吧！”

“你秦孝儒身为书院教习，竟然勾结官府，贪赃徇私，舞弊考场，辱我书香门第……秦孝儒，你枉读诗书！”陈恂仍是愤恨难消。

秦孝儒哭着磕头道：“院正大人……那也是学生受太守府威逼，一时糊涂，求院正大人开恩，我全家都指着这份差事活命，求院正大人可怜可怜我吧！”

陈恂毫不留情：“我翰轩书院乃大宋皇家所立，区区一个小小太守府就能让你斯文扫地，做出这种舞弊考场的勾当，我书院名声何在？皇家的颜面何存？”

秦母闻言，带着哭腔拉着香莲给陈恂磕头道：“院正大人开恩……小莲，快给院正大人磕头！”

陈恂看着可怜的香莲，心软了：“你……你怎么把女儿还带来了？你，你去花园找景龙玩去，我与你爹有话说。”

香莲一步三回头地看去，只见父亲还在苦苦哀求陈恂，陈恂仍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。来到花园，只见花园不太大，遍植各色奇花异草，尤其是各色君子兰，散发着迷人的芬芳。香莲一路闻着，一路喊着景龙的名字，景龙应着，却是不见现身。香莲正奇怪间，见景龙正在小径的一侧，跪在搓衣板上。

“景龙哥哥！”香莲奇怪地上前，“你做什么呢？”

“没事，”景龙仍不忘炫耀，“我们家花园大吧！”

耳畔仍不时传来陈恂的训斥和秦孝儒的哀求，香莲低下头。

景龙疑惑：“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吗？”

香莲终于忍不住哭了：“……景龙哥哥，你说，为什么我爹要给你爹下跪啊？”

景龙一愣：“我爹的官大呀。再说，你爹爹犯错了，犯错了就要罚跪。你看，我做错了事儿，也在罚跪呢！”

香莲想了想，道：“可是，可是，犯错的是在书院的那个爹，我爹在你们府上又没犯错，你爹干吗要在这里难为我爹爹……”

景龙给绕晕了，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罚跪这种事。

香莲又道：“景龙哥哥，能求求你爹，不要再难为我爹了吗？看到爹爹伤心，小莲心里特别难受。”

景龙瘪嘴，想了想，道：“好吧，不过……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！”

香莲止住了哭泣：“小莲，小莲愿意做新娘子！”

“哈哈！”景龙喜笑颜开，香莲正猜中了他的心事。他忙不迭地俯身摘了朵红花，给香莲戴上，想了想，又递过那枚翠玉扳指，道：“好了，新娘子，这个也送给你。”

香莲收下，道：“谢谢景龙哥哥……哎呀，可是，你还没骑着高头大马，来娶

我呢！”

景龙道：“那怕什么，我们家马厩里有几千几万匹马，等天气好了，带你骑在马上放风筝！”

香莲破涕为笑：“好！”

景龙拉起香莲的小手，跟她击掌为誓。两人玩够了，景龙乐道：“行了，你是我的新娘子，我才不会让你爹受欺负呢，走！”

小莲一喜，点点头，被景龙拉着往回跑。

堂屋中，秦孝儒还在苦苦哀求陈恂，他爬上几步抱住陈恂的腿，道：“陈院正，你若就此将我除名，秦孝儒颜面扫地，以后天下哪家书院还敢聘我？既然横竖是一死，也罢——不如我一家三口今天死在您府前，也免得麻烦！”秦孝儒说着就要去撞墙，秦夫人一把拦住，秦孝儒却也已擦得头破血流，跌倒在地。

陈恂惊愕万分：“你！”

景龙正撞见这一刻，忙上前吼着：“爹，不许你欺负小莲和她爹！”

小香莲也跟着奔进来，见状哭倒在陈恂面前。

“爹，爹！”

陈恂看着满面泪水的香莲，心中不禁恻隐。他转过身，思索少顷，一挥袖子，叹道：“唉，秦孝儒啊秦孝儒，书院乃是圣贤之地，当尊孔孟之道，你身为书院夫子，竟收人钱财，篡改试卷，你还有何颜面为人师表，有何资格引导学子修身明德治天下！本院正都替你感到惭愧！念在你家有贤妻，女儿尚小，此事，下不为例！”

秦孝儒心里一喜，知道陈恂已原谅了他，立即磕头道：“多谢院正大人，多谢院正大人！”

一家三口告别陈府回到家中，但想起今日下跪哀求、以致撞墙的种种，秦孝儒愈发觉得愤恨难平，如鲠在喉。他在堂屋间来回踱步，阴云逐渐在脸上堆积。稍假思索，便急急向太师府而去。

没几日，轰然一声，一伙官兵来到陈家，破门而入。

陈恂闻声奔出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官兵不由分说抓住陈恂，道：“有人举报，你陈恂贪赃枉法，营私舞弊，我等前来捉拿！”

“放肆！我要见庞太守！我要见当今皇上！”陈恂愤然挣扎着。

官兵一笑，道：“正是太守大人下令拿你的，带走！”

陈恂目瞪口呆，陈夫人和景龙追出来，询问着究竟发生了何事。陈恂不及辩解，已被拖走。官兵们涌入陈府，动手抄家。陈夫人抱着瑟瑟发抖的景龙，景龙惊恐地

看着这一切，无法理解。

三日后，均州衙门，一场无法辩驳的宣判正式上演了。宣旨的人，正是均州太守庞文，“圣旨下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翰轩书院院正陈恂，为官期间，贪赃枉法，营私舞弊，罪证确凿，罪无可恕，立即免去院正职务，择日问斩！”

“冤枉——”陈恂失声怒吼，随即急火攻心，昏死过去。

庞文接着道：“书院教习秦孝儒，忠心耿耿，任劳任怨，揭露陈恂劣迹，功不可没，着即升为翰轩书院院正，钦此——”

秦孝儒立即跪下叩头道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……”

陈恂被拖了下去，庞太师来到秦孝儒身边，“秦院正，恭喜了！”

“多谢庞大人栽培！可……可那陈恂，罪不至死吧？”秦孝儒觉得这样有些过分了。

庞太师道：“陈恂这个老贼处处与我作对，死不足惜！听你这口气，难不成想做第二个陈恂不成？”

秦孝儒一颤，忙道：“不不，下官不敢，下官不敢！”

庞太师使劲拍着秦孝儒的肩，笑着：“庞某跟你开玩笑呢！”

庞太师得意而去，秦孝儒缩着背，早已吓得一身冷汗。

此时，原来的襄正王府正在举行大丧，梵音萦绕，哀声切切。一个密探自后门溜了进来，见无人注意，闪身进了世子赵钰的院子。赵钰正焦躁地抚着自己手中的一枚扳指，见密探进来，一脸询问的神色。

密探俯身：“微臣叩见世子，哦不，襄阳王！”

赵钰一脸阴霾：“你嘲笑我？”

“微臣不敢。”

“我二弟三弟那里，可有生疑？”

密探道：“现下还没有。”

襄阳王焦躁地捏着扳指：“可有……可有找到那枚真扳指？”

密探抬头，正是那个“新娘子”，他摇头道：“恐怕，恐怕是已被先王损毁了吧。”

襄阳王沉吟道：“那倒是成全了我……怕就怕，它落在旁人手中，那我位置，还有你的人头，怕都安稳不了几天了。”

“王爷多虑了，谁获传扳指，就该谁继承王位。”

襄阳王又道：“本想靠它获得王位，如今，它却成了我最大的威胁……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找到它的下落！”

“是！”

香莲捧着一本《乐府诗》走在街上，正想去找景龙玩。不远处，一辆马车拉着景龙母子和简单的家具，正被迫搬离。香莲抬眼见到景龙坐在车上，往景龙那边跑去，叫道：“景龙哥哥！”

陈夫人见是秦孝儒的女儿来了，咬牙切齿地对车夫道：“快走！”车夫扬鞭，马车跑得更快了。香莲奇怪不已，一路追着。前方行人太多，马车顺势缓了缓，香莲终于追上，道：“陈家哥哥，你是要走吗？你要去哪儿？”

陈景龙看着她，也流着眼泪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他们说老爹……”

陈夫人一把将陈景龙拉回来道：“不要理她，我们走！”

香莲见状，跑着追着递过手中的书，“陈家哥哥，小莲把这个送给你，小莲希望以后，能和你一起念诗……”

陈夫人一把推开香莲的手：“车夫，快走，走啊！”

车夫挥鞭，车速加快，在那一刻，香莲终于把书递到了景龙手中，自己却一个趔趄，狠狠摔倒在地。景龙握紧了手中的书，陈夫人看着摔倒的香莲，冷哼一声。

尘土中，香莲艰难地爬起，呆呆地看着渐远的马车。她不明白景龙为何会走，就像她不明白，为何自己会被换上一身新衣，由娘领着住进了新宅。她生涩地看着陌生的院落，看着换上了院正官服的秦孝儒。

秦孝儒背着手威严地站在院子正中，得意地环视这座新家。

“给新任院正大人请安！”几名夫子上前给秦孝儒行礼。

秦夫子端起架子，傲慢地道：“免礼！”

香莲看去，现在的父亲，宛如当日的陈院正。

陈夫人和景龙暂住在郊外一简陋的居所中。这一天，她准备了一些粗食带着景龙来看陈恂。

牢笼之内，陈恂面前摆着食盒，眼睛却看着窗外的夜空，一副拒绝的表情。

“龙儿……你们走吧，不用再来看我了……走吧。”

景龙道：“爹，他们说的，都是真的吗？”

陈夫人皱眉道：“大胆！连你爹的清白，你都不相信了吗？”

景龙默默地流泪。

陈恂笑道：“龙儿，爹一生为官清廉，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。爹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了。爹对你，只有一个要求，以后，一定要好好孝顺你娘！你明白吗？”

“爹爹，您放心。”景龙点头道。

陈恂道：“那你发誓！”

景龙跪下道：“爹，儿子发誓，一定孝顺娘，爹！儿还会努力读书求取功名，将来为爹平反昭雪！”

陈夫人含泪看着父子俩。

陈恂笑，点点头：“读书，好……我的龙儿也知道读书了，你过来。”

景龙靠近，不料，陈恂猛地一巴掌扇在景龙脸上。景龙惊恐万分，不明所以。

陈夫人也是万分惊讶：“老爷，你这是？”

“谁让你读书了！”陈恂缓缓：“我说了，好好孝顺你娘，平平安安过完一辈子就够了……我剩下的书，都烧了吧。”

景龙瞪大了双眼，不知爹爹为何会变成这样。

墓地，景龙披麻戴孝跪在父亲墓碑前，陈夫人已经哭成了泪人。景龙突然站起，转身跑远了。

“龙儿，你去哪儿？”

陈夫人跌跌撞撞地追去。景龙愤然冲进住处，一把捏起那本《乐府诗》，犹豫了半晌，扔在地上。他又抓起其他的书撕起来。

“你做什么！”陈夫人追进来，阻止道。

景龙道：“读书没用！”

陈夫人愕然：“你……”

“爹爹说得对，爹他考取了功名也当了官，可结果呢？还是被人给害死了！”

陈夫人愣住了，见陈景龙使劲撕书，突然摇着头一把抢下。

“不能撕！”

陈景龙道：“娘，读书没好下场！”

陈夫人抽了景龙一耳光：“你胡说！”

景龙顿了一顿，就要往屋外冲，被陈夫人揪了回来。

景龙道：“娘……你让开，我要去杀了那些坏人！”

陈夫人道：“龙儿，你知道是谁该死吗？”

“杀我爹爹的那个人，他就该死！”

陈夫人摇头：“可你就这样出去杀人，和那些狗官又有什么区别！”

景龙愣住了。

“你爹，是被人害死的。娘现在不能告诉你仇人的名字，就是怕你年轻气盛，